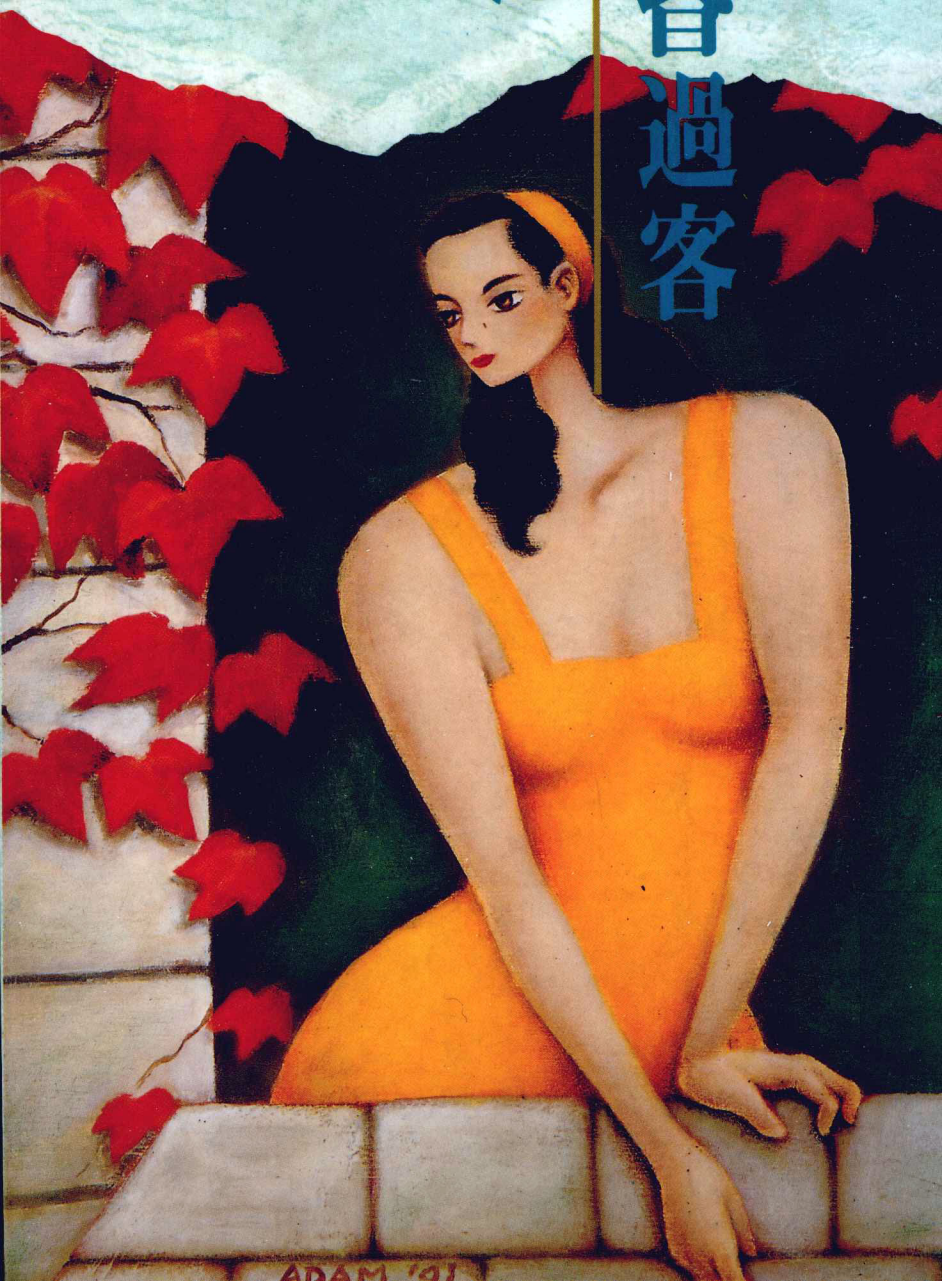


黃昏過客

嚴沁



黃昏過客 / 嚴沁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小說創作雜誌出版 ; [臺北縣]板橋市 : 錦德總經銷, 民81
面 ; 公分. -- (嚴沁作品 ; 22)
ISBN 957-9309-13-2(平裝)

857.7

81003368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嚴沁作品22●

ISBN 957-9309-13-2

黃昏過客

作 者 / 嚴沁	總 經 銷 / 錦德圖書公司
發 行 人 / 汪成華	地 址 /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291-10號7樓之3
出 版 者 / 小說創作雜誌社	電 話 / (02)9566521
製作發行 / 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	傳 真 / (02)9566503
地 址 /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	登 記 證 / 局版台業字第1187號
電 話 / 7031828 7057118	初 版 / 中華民國81年8月
傳 真 / (02)7024333	
劃撥帳號 / 0744691-1 汪成華帳戶	定 價 / 新台幣 180 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

嚴沁

台大外文系畢業。原籍杭州，出生於上海，
成長於台灣，居住於香港。

寫作十餘年，出書百餘本。

她的好朋友對她說：「寫作有如愛情，可能是劫。」

嚴沁微笑：「我甘願糾纏一生一世。」

她在文字間展露了內心世界，既感性，又浪漫。

她說：「讓我的讀者在文字間找尋我吧！」



黃昏過客

嚴沁◎著

黃昏，初秋。

儘管街道上汽車擁擠，行人熙攘，「圖書中心」裏卻安靜而涼爽。冷氣依然開著，裏面的幾個顧客全都專心的找尋著自己需要的書籍。出納小姐坐在櫃台上，幾個職員也顯得清閒，這一段時間正是人們趕著回家晚餐之際，沒有多少人會想來逛書店——電動門開了，走進來一位十分體面的中年紳仕。

「啊！蕭先生來了！」一個職員殷勤的迎上去，顯然進來的是位「熟」而且「有來頭」的客人。

蕭子樵微微的點點頭，很自然的朝裏面望望，裏面有什麼？只有一個新來的女孩子背著他，蹲在地上整理新來的一批書。

「我想問一問，這個月我訂的『徠卡』月刊沒有到，你們可不可以替我查一查？」子樵說。

「徠卡」月刊是德國徠卡照相機公司自己出版的攝影書籍，是本高格調，可以說世界一流的攝影雜誌，臺灣沒有代理，子樵是透過「圖書中心」代訂的。

「可以，可以，」職員立刻點頭。「請你等一等，我看看我們公司自己的那本來了沒有！」

那男職員從出納櫃台後面轉進一間辦公室，子樵就站在有關攝影的那一格書架前，不經意的望著。兩分鐘後那男職員就出來了，笑容還是那麼殷切。

「我們的書也沒到，蕭先生，」他歉然的說，好像書沒到是他的責任似的。「可能是郵誤，你再等兩天吧！」

「好！」子樵點點頭，視線又回到書架上。

幾個職員互相望一望，不解的聳聳肩。蕭子樵雖是熟客，以往的日子多半是一星期左右來一次。從前天開始，他卻連續來了三天，每次停留了更長的時間看書，找書，而又有點心不在焉似的，是否有什麼原因？

然而蕭子樵不是普通客人——他們懷疑，好奇卻又不敢開口問。子樵的確不是普通人，看他那質料、手工都一流的西裝，法國「皮爾卡登」的皮鞋，停在書店外面那部林肯牌汽車，還有他的氣度，他的修養，他的確是不同凡響的，至少在臺北找不出和他相同的幾個人來。

他又挑選了不少書，總有十幾二十本，他對那男職員點點頭，示意男職員過來替他結賬。他

又走向更裏面的一個書架，就在那蹲著整理書的女孩子旁邊。

外面的職員也沒注意他，他迅速的輕輕拍一下那女孩子的肩膀。

「嗨！好嗎？」他招呼著。

女孩子微微轉頭，揚起一對黑白分明的美麗眸子。子樵想像中應該是一張微笑的俏臉兒，但——女孩子只漠然看他一眼，甚至沒有理會他，又繼續做她的工作。

子樵的臉一下子紅起來，以他的身分、地位，幾十年來也沒有受過這樣的冷淡，那女孩子的漠然大大傷了他的尊嚴，他——哎！他也太過魯莽了些，是不是？他不該這麼貿然去招呼她的。

他訕訕的走開兩步，他不怪她，怎能怪她呢？三天前第一眼看見那張漠然的俏臉，看見那冷冷的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他已莫名其妙的被吸引，被感動。四十五年來，他第一次被一個女孩子吸引，一個年輕得可以做他女兒的女孩子，她——頂多二十歲吧？

三天來，他一次次的來到書店，他以爲可以有機會認識她，其他的職員不都對他殷勤又巴結？但是她卻望也不望他一眼，他心中是又失望，又急躁，他一定要得到她的友誼，他——哎！他簡直爲她坐立不安，廢寢忘食了！

就爲那樣一個瘦瘦的，冷漠的女孩子！

他又挑了許多書，他根本胡亂的在拿，甚至連書名也沒看清楚，挑選書籍，只不過延長他留

在書店的时间而已，他要找尋每一個可能結識她的機會。

出納小姐和三個職員都到辦公室裏去了，是他們的晚餐時間，只有那個爲子樵服務的男職員留守在前面。

「哦！丹芙！吃飯了！」那男店員突然記起他們的新同事，轉頭通知。

丹芙！子樵記下了，丹芙！

「你先去，我快好了！」丹芙——那女孩說。

男職員當然不能離開，他的客人還在選書，而且前面還有幾個另外的顧客，他要留在那兒。再過一陣，蹲在地上的丹芙終於整理好她的書，又大略點一點，和手上的書單對照一下，沒有錯，這才透一口氣，慢慢站起來。

可能蹲得太久，猛一站起來時已麻痺了的腳支持不住她，輕輕一聲驚呼，她幾乎跌倒，幸好旁邊的子樵及時伸出手來扶住她。

「沒有事嗎？」子樵斯文有禮的問。

丹芙看他一眼，黑白分明的眼睛一片冷淡，她連謝也不謝的抱起子樵選的一疊書往前走，子樵只能跟過去。

「這兒讓我來，陳先生，」丹芙對男職員說：「我現在不餓，你先去吃飯！」

「好吧！」男職員點點頭，又轉向子樵。「蕭先生，你慢慢選，丹美會替你寫單子！」

子樵心中大喜，這是他夢寐以求的大好機會？別誤會他是登徒子，是色狼，他平生不近女色，他的興趣只是在鑑別玉石、珠寶的事業上，他的興趣只在攝影上。三天之前他還不把女人看在眼里，還預備堅持他的獨身主義，就這麼偶然看見了丹美，像一道閃電擊中了他的心靈，擊碎了他所有的原則和習慣。這根本毫無道理可講的，一個瘦削冷漠的年輕女孩子，一個書店的小職員，一個和他在各方面都相差十萬八千里的人！

這就是緣份嗎？怎樣的緣份？

子樵也說不出丹美那一方面吸引了他，或者說震撼了他，他說不出來——或許是她不屬於這世界，一副旁觀者的冷淡，或者是微揚的脣角那樣不屑與嘲弄，或許是眼眸深處冷漠掩不住的一絲委屈，一絲惶惑，也或許是他第一次看見她時，在秋天的冷氣中那一身、一臉的汗——她在搬書。總之是吸引，是震撼，總之那小巧而精緻的臉兒已打破他心中所有的原則和習慣！

他一定要結交她——丹美！

「現在——寫單子吧！」他吸一口氣，說。

丹美頭也不抬的就開始寫了。她並不熟悉寫發票什麼的，字又寫得很差，很幼稚，她能勝任這工作嗎？他望著她纖長的手指，心中又是一陣莫名的感動。

「妳是丹芙，是吧？」子樵又說。他從來不是多話的人，今天卻忍不住，丹芙為什麼不說話呢？「我聽他們這樣叫妳的！」

丹芙漠然的把發票交到子樵手上，又用計算機再算一次。

「二千四百七十元！」她冷冷的說。

子樵微微皺眉，她為什麼對他有著敵意？他沒有得罪她啊！而且——他外表斯文，正派，四十五歲不能算老，卻成熟而穩重，說不上漂亮，卻五官端正，他有好風度，好教養，好氣質，為什麼她一點也不欣賞？她不知道臺北市有多少女孩子想結交他嗎？

他數了一疊鈔票交給她，她又笨拙的替他把書包起來，書太多，她實有無從下手之感。

「別包了，」他諒解的笑一笑。「如果不太麻煩，我們一起把書搬出去，我有車在外面！」

丹芙又看他一眼，一聲不響的抱了一疊書往外走，子樵只好抱起其餘的跟出去。他心中懊惱，他對這叫丹芙的女孩子是一籌莫展。

丹芙把所有的書替子樵全放在汽車後座，轉身欲行，子樵叫住了她。

「小姐——丹芙，」他非常誠意的遞上一張名片。「我是蕭子樵，如果妳願意，請隨時打電話給我！」

丹芙望著那張名片並不接受，她似乎過份意外得話也講不出了，好半天，她才扯扯嘴角，說：

「我爲什麼要打電話給你？」

「我——哎，我——」經歷過無數上流社會大場面的子樵竟訥訥不能成言，他知道自己現在一定像個大傻瓜。「我只是——很誠意，非常誠意的！」

「非常誠意要我打電話？」她竟笑了，露出細緻又整齊的牙齒，俏得可愛。「我不明白！」她轉身就走，還有比這男人更莫名其妙嗎？

子樵怔怔的站在車邊，又尷尬，又難爲情，又困窘，丹芙竟拒絕他的名片，他——著了魔嗎？他做了些什麼事？那女孩眼中全是譏嘲。

他終於還是上車，慢慢的離開「圖書中心」。

也不能怪那叫丹芙的女孩子，真的！如果每一個買書的顧客都向她這樣推薦自己，她能一一接受？她拒絕他表示她是個好女孩！

他開心一些，丹芙是個好女孩！

從中山北路到陽明山也只不過十五分鐘的車程，他的家不高，就在長老會神學院再上去一點，對面不遠處就是華興育幼院。那是一幢兩層樓的花園洋房，不是新建的別墅，二十年前，當此地還是一片樹林時就在這兒建築了這幢房子，他該是陽明山最早的住客了。他愛此地的清靜，他不喜歡山下的緊張，繁忙，更不喜歡山下那總想抓住他的女孩子。他與那些住陽明山只爲標榜「我

住陽明山別墅」的人不同，他絕非炫耀。

房子雖不新穎，卻氣派非凡，每一件家具，每一件擺設，每一幅畫都經過設計，都是精品。更有一個特點，屋子裏的佈置豪華、精緻得很含蓄，看得出主人的修養和眼光。

子樵把汽車停好在車房，慢慢從花園走回大廳。女管家陳太太已迎在那兒，她是個慈祥、善良又忠心的老婦人，她已爲子樵工作了二十年，她習慣稱子樵少爺。

「信已送進書房，幾個電話記錄也在書桌上，」陳太太說：「少爺，程夫人有宴會，她希望你去！」

子樵只點點頭，毫無心緒的直奔書房。

他先看了些信件，有私人的、有商業的，又看看電話記錄，是幾個接近的朋友，程夫人——程克偉太太依文連打來三次，是爲宴會吧！

宴會！子樵長長透一口氣，今夜他怕沒有心情去參加，依文一定很失望，她的宴會每次一定要他去，他們是多年好朋友。失望吧！他沒有心情！

天色漸漸變得更暗了，他開了書桌上的燈，陳太太也敲門進來。

「晚餐預備好了，少爺，」陳太太很有分寸。「程夫人的電話又來了！」

子樵搖頭，不能連電話也不聽。

「撥進來吧！」他說。陳太太出去一陣，他拿起電話。「依文，又有作品了嗎？」

「要有作品才能請客？」電話裏傳來一陣熱情、爽朗的聲音。「我已經一星期沒動畫筆了，今夜請客是爲沈奧，他回來了！」

「哦！」子樵笑一笑。爲沈奧！「克偉呢？等著歡迎沈奧嗎？」

「當然！我歡迎，他豈能不歡迎？」依文毫無芥蒂的笑。「你能來嗎？大家都希望你來！」

「能不來嗎？依文！」他不熱烈的說：「下一次再見妳的沈奧，好嗎？」

「翠珊想見你，她已經來了。」依文說。她完全不在意子樵說——「她的沈奧」。

「嗯——」子樵的眉心皺起來。「事實上我約了人，真的，下次妳再請客時，我帶女朋友來！」

「哦！居然有女朋友了？」依文哇哇叫。「誰？什麼人？怎能不給我們看？罰你立刻來！」

「給我一點時間，依文，」子樵笑了。不知道爲什麼，他想到了丹芙，那瘦削、冷漠卻美麗的女孩。「或者過幾天我在家裏請你們！」

「一言爲定！」依文好高興。「請我們時也包括沈奧！」

「當然，只要克偉不反對！」他說。

放下電話，他的心情似乎好轉了些，是依文的開朗影響了他？他喜歡依文，也喜歡克偉，他們是對奇異又特別的夫妻，夫婦的感情很好，卻又能容許各人有其他的異性朋友，像依文的沈奧

沈奧是怎樣的一個人？或許真該見一見他，一個能使依文傾心相愛的男人——該有三頭六臂吧？

*

*

*

程克偉的家在忠孝東路一幢新大廈裏面，他買了相連的上下兩層，打通之後加一道樓梯，變成了很特別的複式設計，樓上樓下加起來有一百五十坪，足夠太太依文三天兩頭請客開派對了！克偉是個商人，有廠、有貿易行，他最賺錢的生意是搜羅臺灣各地未成名的畫家所畫的畫，大批的批發到歐洲，到美國，在這中國熱的當兒，畫上的東方色彩，中國風味真替他賺了大錢。他自己也想不到這冷門生意會興盛起來，如今也已不再搜購畫，而是開了個畫廠——不是畫室、畫廊，是畫廠。請了一批年輕人，照外國買家要求的樣版，大批製造各種畫，對他來說沒什麼藝術不藝術，他是商人，他要賺錢，他絕不掩飾自己銅臭味的脾氣相當可愛！

他太太依文卻和他絕對相反，藝術家脾氣十足，她畫畫卻不賣，自己欣賞或送朋友，對金錢沒有什麼觀念，一心一意追求真善美。她已有三十歲，卻漂亮而性感，作風也新潮大膽，男朋友很多，片段的羅曼史更數不清。她永不在意別人的眼光和批評，她永遠把自己最真實的一面表現出來，敢愛、敢恨、敢說、敢做，即使在克偉面前，她也絕不掩飾、顧忌。

大廳中粉紅色的燈光柔和、溫馨，依文正倚在沈奧的懷裏隨著音樂在搖晃，她閉著眼睛，把臉靠在他脖子裏，一副忘我神色。

克偉卻在大廳盡頭的小酒吧上和朋友聊天，自然又愉快，對相擁的依文和沈奧真是全不在意。

「沈奧，說真話，這次回嘉義有沒有找舊情人？」依文突然站直了，畫著濃濃黑眼圈的眼睛放肆的盯著沈奧。「我只要你說真話，我不會追究！」

沈奧聳聳肩，微微一笑，什麼都不說。

他是一個非常，非常漂亮的男孩子，不但漂亮而且年輕，頂多二十五歲。他很高、很挺，也很瘦，黑眸很深，鼻梁很直，臉部輪廓更如雕刻般，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是他臉上竟帶有兩分冷漠的邪氣，很像巴黎的流氓，年輕時的亞蘭德倫。他是很冷漠的，就算在笑，那笑也冷，冷得有些——驚心動魄。

「你一定不肯說的了？」依文笑得狡猾，環著他脖子的手重重的捏他一下。「你以為我沒有辦法讓你招供？」

她還是那麼若無其事的盯著他，那黑眸，那眼光——哎，令人呼吸也困難。

「明天我就開始上班了！」他淡淡的把話題扯得好遠。

「明天？不行，」她嚷著。「回來就上班，你什麼時候陪我？」